

那时城光

我虽非生于斯长于斯，但对这座生活了 25 年的城市，和许许多多的落户在中山的八方来客一样，早已将他乡作故乡。

上个周末，经过拱辰路时，发现路口的那幢二层旧楼“焕然一新”。灰砖白粉的外墙被黄色的漆取代，日月春秋留下的痕迹荡然无存。

时代的飞速发展淹没了老城，老屋小巷美食积淀而成的城光碎片，会在被追赶簇新的过程中，隐没在人们仓皇行进的尘烟里。历史的记忆也渐失依附。

那种失落与焦虑无以言表。

于是，我将本来急促的脚步稍稍放缓，自心里穿溯历史与现实交界的河流。记忆像是站在岸边的丝鹭，沉默地数着烙印在深沉波漾上的无数美好和从容的时光，和它们散发的气味、附有的色彩，以及每一次想起它们的时候那种柔软的情动。

刚来中山的那几年，几乎每个季节，我都会满怀期待且幸福地从涵秀里、莲峰新村出发，走过河泊大街、东门市场，到孙文中路的邮局里，排着队，不急不缓，领取亲友们寄来的饱含关怀和深情的包裹，或将春来秋浓的乡愁一一寄回家。

在夏天的周末，从工农兵电影院、人民电影院看场电影，或是到孙中山纪念堂观看一场演唱会出来，可以轻松悠然地步行到对面的二商饮食店，石岐人称“蛇猫鸡”，喝一盅天麻玉竹炖猪脑汤，或者西洋参枸杞子炖乌鸡汤；或者是在红星冰室，叹一杯雪糕冰、绿豆沙。然后把一路的玉兰树花香月影带回家。

顶着台风过后的大雨，和亲爱的他，在大庙下的红旗电影院，那被水浸湿的绒布椅位上，为杰克逊和露丝的生死爱情感动得泪流满面的时候，也充满了对爱情和幸福生活的憧憬。

西山上那幢古朴的小楼，是原来的中山图书馆。据史载，那上面本应有块宋庆龄先生题写的“中山市儿童图书馆”牌匾，可惜我没见过。一到周末，我就走上泛出岁月年色的木板楼梯，在一排排书架中，寻找心仪的书。多少个日和夜，这些书籍和小楼外的大榕树、西山寺的烟火一起，慰藉着异乡游子的寂寞时光。

25 年了，家从石岐区搬到东区、西区、沙溪，而户口所在地的社区主任仍坚持不懈通过电话找到我，选举投票、交卫生费、孩子入学，还热情地推荐我参加区十大孝敬家庭、读书家庭的评比等，让我从容安享这座城市给我予取予求的厚实生活。

盘点记忆中的典藏，会有许多穿越灵魂的美食来袭。刺激我的想象。

洪记的凤爪、顺德记的牛腩面、孙文东路上的鸡仔饼、兴华饼家的光珍宝坊、金银龙的烧味、富华酒店老少皆宜的茶点，国际酒店旋转餐厅的西式糕饼，更有沙溪的蚬仔粥、崖口的海鲜、小榄的鱼丸、三乡的豆捞茶果。这些舌尖上的中山美食，只要你吃过，就会在你的味蕾上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。

如果你白天经过香山路、经过下闸新村，对它的印象一定是安静，有些凋零。可是，你能想象，曾经的这里，是一条名满港澳的食街。狗肉松的狗肉煲、八记的烧鹅、轩记的炒花蛤……令人垂涎欲滴。简陋的装修，不大的店面，等位的焦急，都不能阻挡味美价廉的一道道菜肴，香飘过海。

香港翡翠电视台和亚洲电视台的旅游美食节目，都曾来中山拍摄西区食街的兴旺。从中午到凌晨，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食客川流不息。他们在满足了口腹之欲的同时，也领略到改革开放的中山，生机蓬勃的经济文化大潮。

然而，来这里光顾的更多的是本地街坊。他们没有任何目的，只是来享受一场味觉和心情的释放。

如今，这里街道狭窄、楼房破旧，还有一个影响市容的垃圾回收站。长长的屋基依稀保持着当年食街的痕迹。可是，沿街边生长的紫荆树，洒下满地的花瓣，淡淡的花香也将留在

历史和空气中的味道一一抹去。

假日里，约上几个小姐妹，到孙文路、凤鸣路、民族路、民生路、西区小商品市场，流连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。那些模仿港澳明星的时装、进口电子表、三折伞、苹果牌牛仔裤、老人头皮鞋，为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的商人和游客们，打开了一扇触摸世界的窗口，也装扮起我们多彩的青春。

我最爱流连于老城区的街头巷尾，走入记忆的深巷，在逝去的现实甬道里，与过去的自己和擦身而过的人与景，面面对对。

夏日的汇源里，在竹榻上摇着蒲扇吃西瓜的阿伯；鱼粥巷里，午后的阳光洒在还没来得及收拾的厨房台上；阿爷题写的牌匾、还有水关街的阿婆精心打理的那个小花园……

还有月山公园、铁城古墙、中山博物馆、石岐大街中共革命遗址、民生路的萧家大屋、孙文中路的天主教堂、复春堂药铺、弓箭巷大家唱粤曲艺社、龙母庙街的李宅……

一条条秋日里铺满落叶的无人小巷，一幢幢老屋，人去楼空，墙壁斑驳。陈旧的木门，老式的屋檐低着头不再声张，即使屋顶上青苔片片，也懒得去整理那渐老的衣冠。只有那灰砖上的雕花、木门上的锁链在诉说着往日的热闹和今日的寂寞。

这些留存至今的“岐迹”，无不在夕阳的辉煌之下，流露出峥嵘和古朴，浑然清气悠远的飘忽之情。

光阴荏苒，我知道，即使这一点痕迹也会很快被抹去。但是，我和无数新老中山人一样，见证了日新月异的时代改革，感叹世事变迁。我们依旧会执著于一份情怀，将老城的点点滴滴，延伸到时空中，镌刻成永生难忘的美丽记忆。

●作者：于芝春